

“夜空猎手”痛击 P-2V



周恩来接见“6·20”空战有功人员,右一为王文礼。

1963年6月19日晚,天空很黑。9时许,空军航空兵24师指挥所通报:1架国民党空军“蝙蝠中队”的P-2V侦察机已经从浙江省路桥机场北面窜入大陆。

“进入一等!”指挥所里立刻紧张地忙碌起来。当日的指挥员是师长王子祥,他双臂撑着标图桌,一边听着作战参谋的汇报,一边注视着标图板上敌机的航迹。

10时20分,江西省向塘机场,大队长董纯仁驾机起飞。30分钟后,副大队长王文礼也起飞了。可是不久,两人就驾机回来了,接敌没有成功。

20日零时18分,王文礼接到命令再次起飞。第一次,他采用与敌航向成90度的大角度进入,因敌我速度差大,未能发现目标就与敌机交叉过去了。第二次,他又从敌机尾后进入。当听到领航员张健呼叫“夏天”(事先空地通话设定的暗语: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分别代表4、3、2、1公里)时,王文礼知道离敌机已经不远了,便立即打开机上雷达,全神贯注地进行搜索,恨不得一眼就发现敌机。

张健不停地通报着敌机的方位和距离。每一声通报,都重重地叩击着王文礼的心弦。

“离敌机越来越近了,漆黑的夜里为什么还发现不了呢?”王文礼问自己:“难道自己飞行的航向不对?要不,是敌人又有了新的干扰装置?”

“冬天……在一起啦!”突然,张健急促地通报着。

一听说“在一起”了,王文礼立即意识到,由于敌我高度差过大的缘故,自己已经冲过了敌机的航迹。

王文礼把高度调整900米,速度保持在每小时450公里,用“快速转弯,改平搜索”的方法,结果很快就发现了目标。

“这一下子可抓住了!”王文礼异常兴奋,轻轻操纵飞机接近至500米。当目标标志修正到中央方位线时,他按下了炮钮,10几发炮弹接连飞出,但没有击中敌机。

指挥部立刻命令领航员张健调整引导进入,王文礼操纵着飞机第三次向敌机冲去。不一会儿,就在漆黑的夜空里,用肉眼抓住了发动机喷着黄蓝色火光的敌机。“不管你玩什么花招,今天也要打掉你,我不能空手回去!”王文礼抱定了决心要近距离攻击,将飞机减到最小允许速度350公里。

此时,敌机使出了机动飞行的伎俩,但王

文礼始终稳稳地将它咬住。雷达标志又消失了,王文礼抬头向外搜索,立即在左前方10度、距离大约在200米处,发现了敌机的排气火光,进而看清了整个飞机的轮廓。王文礼操纵飞机带右坡度,用瞄准具对准敌机机头后10米的地方按了炮钮,炮弹闪着红光直扑敌机。几秒钟后,敌机喷出浓烟烈火,摇摇下坠。王文礼操纵着飞机从敌机上方脱离,座舱被照得通亮。

“着火啦!”王文礼呼喊着。

“谁着火了?”由于心情过于激动,王文礼没有报告清楚击落敌机的情况,地面指挥员马上询问。

“敌机着火了!”王文礼正式报告。

“看准了没有?”

“看准了。”此时,王文礼清楚地看到敌机机身、机翼和右边的发动机之间燃起大火。听到敌机被打着火的消息,指挥所立即欢腾起来了。

王文礼在空中盘旋一周,见敌机已经撞到地面爆炸后,才请求返航。

那架敌机的残骸坠落临川县大窝村附近,机号是P2V5070号,机上成员包括“蝙蝠

中队”作战长周以栗在内的14人全部毙命。

第二天,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同志亲自赶赴江西省向塘基地,看望作战有功人员,并在庆功大会上宣布了国防部嘉奖令,给王文礼提前晋级晋衔的奖励,由副营晋升为正营级,由大尉晋升为少校。后来,经上级批准,领航员张健和他一起荣立一等功。

1963年6月28日,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空军24师师长王子祥、飞行员王文礼和领航员张健,表彰了他们的功绩。同年10月1日,王文礼作为解放军空军代表参加了首都国庆观礼。2日,中央军委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代表时,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把王文礼领到毛主席面前。主席笑着说:“你就是‘夜空猎手’王文礼?”王文礼立正回答:“是!”毛主席握着王文礼的手,对身后的刘少奇、贺龙、陈毅说:“那咱们一起照张相吧!”

“6·20”空战后,“蝙蝠中队”的P-2V飞机从此极少进入大陆纵深地区,而大都在濒海地区活动。1964年6月11日深夜,又一架P-2V窜入山东省胶东地区,被我海军航空兵击落,为国民党空军P-2V窜入大陆侦察的历史画下了句点。(据《解放军报》)

邹韬奋拒绝封口费

1931年6月中旬,大上海曝出一桩官场丑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年已46岁,娶有一妻二妾,却又利用权势软硬兼施,娶本校应届毕业生女生保志宁为第三妾,除了付给她10万元嫁妆费外,还耗资50万元在愚园路造了一幢豪华婚房。

对此,著名报人邹韬奋在其主编的《生活》周刊上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引起社会热议,谴责纷纷。

1931年6月27日,《生活》周刊6卷第27期以《久惹是非之王保婚姻》为题,报道了王伯群的丑事,还配发了评论,内有语云:以有妾之人而任大学校长,复以如此之校长而娶本校之毕业生,以品学兼优之女生而配曾数妾之夫婿,在社会一般人心理上的反感,则亦事实上所不免耳。

王伯群以官位权势吓人,写信指责《生活》周刊诬蔑其人格,并为自己辩解,谓自己一向生活俭朴。

韬奋不怕权要,毫不畏惧给予反击: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娶妾,所耗亦以数十万元的荒谬举动,决无赞成之理,官吏俸禄是固定的,可算得出的,一掷数万,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此点犹足启人猜疑。凡做官而阔,购地置产,起居享用如王侯者,均为国民之罪人。

这时,《生活》周刊又收到了读者陈淡泉来信,大意谓:王伯群趁着负责南京交通部办公楼及上海大夏大学教学楼营建的机会,将婚房交“辛丰”营造商一并建造,将公款混用于私宅,要求《生活》周刊调查揭露。

其时,邹韬奋还听到各方关于王伯群贪污嫌疑的呼声,于是派记

者明察暗访,多方调查得知,王氏的豪华婚房造价总计近50万元,装修布置费尚不在内,而王伯群只付了约18万元,大部分算在了公家账上。为力求精确,韬奋特地邀请了一个资深可靠的评估师,去现场观测评估,结论是,全部造费至少在40万元以上。

邹韬奋于是决定在《生活》周刊发表调查结果,并刊登充分显示豪宅规模宏大、材料考究的5张照片,公开其偷天换日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的丑行。

王伯群闻讯后又气又急,冥思苦想应对办法,决定“花钱消灾”,当即派亲信两人去见邹韬奋。

这两人本与邹韬奋熟识,寒暄几句过后话入正题:“王部长最近拨下巨款,补助上海各大小报馆。他平时最喜欢看《生活》周刊,情有独钟

给《生活》补助10万元,属最多的一家。”韬奋当然明白对方来意,推辞说:“众所周知,《生活》是民间同仁入股办刊,向来不接受官方津贴,王部长的好意只能心领了。”

来人中的另一个作第二拨攻势道:“邹先生既然不受官方补贴,这10万元就算是王部长投资刊物的股金吧。”邹韬奋胸有成竹再次挡了回去:“王部长属政府官吏,若接受其入股,有违股份公司章程。”

两人心不甘,喋喋不休又是劝又是央求邹韬奋给个面子收下,不然回去交不了差。韬奋莞尔一笑,将了对方一军:“这样吧,王部长既然如此慷慨,那就把钱捐赠给仁济堂,用以赈灾救难,我现在就可通知他们来办理捐款手续。”这两人哪敢答应,推说“待回去请示”,溜之大吉。

王伯群的“封口费”失效,8月

15日,《生活》周刊6卷第34期上,刊出了读者陈淡泉的来信,邹韬奋配发的“编者的话”中,公告了王伯群贪污公款营造婚房的真相,包括记者与特约评估师调查经过,婚房占地、规模、楼层结构、建筑材料以及地价、造价等,让人一目了然,确信无疑。而另几句“编者的话”,更是痛快淋漓:“在民穷财尽的中国,一人的衣食住行四种需要中一种而且一处,已达四五十万元,而王君信里犹说‘伯群素尚俭约,虽备员中央数载,自顾实无此多金’,我们不知‘多金’果作何解?‘俭约’又作何解?且由此点而疑及王君所申辩之其他各点是否真实。”“在做贼心虚而自己说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需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邹韬奋的无情揭露鞭挞,令王伯群狼狽不堪,成了众矢之的,为缓和舆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案,迫使王伯群辞职。

(据人民政协网)